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应L君的邀请，我们一起喝茶。

与L君的交情不算深厚，仅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过两次。他话不多，却总在众人闲谈时一语中的，每句话都字斟句酌，既不喧宾夺主，也不显得疏离。那天同席的还有他几位同学，有高校博士、中学老师，也有三甲医院的医生，席间有人激扬文字、指点江山，有人愤世嫉俗、牢骚满腹，唯有他始终含笑倾听，偶尔点头附和。

喝茶的地方是一处闹中取静的竹林雅舍。青竹环绕，石径通幽，室内摆着古朴的茶具，茶香混着竹影氤氲开来。L君给我们斟茶时笑道：“这里的氛围最是清静，配得上两位老师这样的文化人。”

几杯茶下肚，我们便直截了当地问起他的职业与学历。他指尖摩挲着茶杯沿，笑意温和：“目前在做房屋租赁，不过我比旁人挑剔些，得找与房屋配置脾性相投的租户。”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，“这几年在上海滩也算小有名气，不少人冲着‘定制化租房’来找我。”话

深秋，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园，盯着青菜的叶子看，有时还将菜叶翻转过来看。母亲见了就喊，想看霜，看看树就知道了。是的，霜落天下，跨出门槛，放眼场外，一眼就能看清。假如霜很浓很重，双脚踏地，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父亲说：我是看看青菜是否到了甜的时候。母亲回答：甜不甜，烧一餐吃了就知道了。

但父亲还是每天去菜园，当霜花爬满青菜的叶子时，他就不再去了。父亲说，霜打了，就好了，那些虫就会……

后面的话，我没听清，大意是，霜打了，田里的一些虫就会被冻死。母亲却说，地上的虫又不像，它们会钻进泥土里过冬的。父亲又说，你猜猜什么时候刮西北风？他慢慢转身，来到门外，仰面又去看天空了。后来西北风真的刮了，那天父亲说，老天最懂他的心思。刮西北风有什么好处？母亲说，西北风一刮，天就不落雨，最重要的是：这风刮一次，天就冷一点，是干燥，会冷到骨子里的。我感觉父亲从不怕冷，刮西北风的日子里，他每天穿着雨鞋去田野，回来时，带回十几条细如筷子的黄鳝。我问，什么地方捉的？父亲说，河槽闲置的田里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喜欢到那地方东翻翻、西翻翻，有时会翻到黄鳝。父亲却说，顺便想找找躲在土里的虫子。我问：那其他田里没虫子？父亲对着母亲笑：虫子也有，不过那里没有黄鳝的。

西北风刮了几次后，我们也就习惯了西北风的冷，但我感觉父亲总是静中有动。父亲吃过饭，经常开了大门仰头看天空，他指着云层对母亲说，这个颜色的云，迟早要落雪。母亲说少看，雪落与不落，老天爷说了算。父亲走进客堂，那步子有点慢，我以为父亲仍藏着心事。

雪，终于落了。父亲大喜，早晨开门，父亲看见门口的雪与门槛齐平了，转身对母亲说，老天真是帮忙，雪一厚，麦子就暖和了。我不解，这样，虫子也会暖和了。父亲却说不会，虫子在麦根下面，暖不到。父亲的话不能说服我，但我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反驳，种田的事，我只能听父亲的。没有隔几天，我看父亲心神不定了，有时会到河边去看河面。母亲说，你父亲盼着结冰了。父亲说，早点结冰，可以冻死没被冻死的虫子。父亲为什么将天气与虫子连在一起？母亲说，结冰了，冷气散不去，虫子就死光了，开春后，庄稼会长得更好。母亲的话让我明白了一点：父亲选择寒冷，不是他觉得冷，而是觉得粮食比冷更重要。

冬日里的父亲一直喜欢看天气，也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希望天气如何如何。我慢慢地理解了：天气与丰收有着密切相关。我有时也会想，这天气的变化与父亲的愿望可能也有某种关联，后来读到了“天遂人愿”的成语时，我就觉得父亲这怪诞的想法与做法，其实是所有种田人的美好愿望。我就此对父亲增加了一份尊敬。

## 七夕会

国人历来因人而重其书。那些名臣的书法一直备受世人推崇，而在诸多先贤中，最吸引我们目光的便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书法。林则徐的书法吸收了前人的优点，风格中既有米芾的奔放，亦有欧阳询的严谨。特别是其晚年时的书法作品，多渗有苏东坡笔意，厚重沉稳，形成了自己严谨正派、遒劲刚烈、清秀舒朗的风格，最为后人推崇。

今之所见林则徐书法楹联，正是他晚年书法成就最高时期的佳作，原因是钤盖着的那方“青官太保之

章”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)，乃林则徐去世的前两年，他被清廷加授为太子太保，赏戴花翎。由此不难推断出此副楹联写成于1848—1850年间。

这副楹联用笔圆润洒脱，字形大

小对称适中、疏密得当、劲健遒逸，笔触中点画牵丝自然流畅，也显刚健雄浑、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。此副楹联作品还是原装旧裱的状态，其真、精、新的程度，是林则徐书法自拍卖以来，仅见的品相最完美之作。

这副楹联“青山绿树遥相忆，丹桂灵椿并一时”，上联用青山绿树的“遥相忆”，营造出前后呼应的悠远、深沉又富有诗意的情感氛围；下联“丹桂”则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关，折桂象征着科举及第，因此“丹桂”也用来比喻优秀的年轻人，而“灵椿”则可从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找到记载：大椿树寿命极长，后因以“椿”称父，为祝愿长寿之意。五代窦禹钧生子五人，相继登科，后以“丹桂齐芳”喻子辈腾达，以“灵椿丹桂”称颂家族人丁俱显。

达普等，属胡颓子科沙棘属植物。

资料上说，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，被称为植物中的“生命之王”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与沙棘最近的一次接触，来自在阿勒泰某个小店购买的一瓶沙棘原浆。

店主在递给我时不忘提醒：“这果汁非常非常酸。要是吃不消，可以兑水，或者再兑上蜂蜜一起喝。”

我尝了一口，太酸了！那股尖锐而澎湃的酸意席卷口腔，味蕾为之震颤。片刻之后，才有一丝极细微的回甘悄然浮现。

我在荒野里见到沙棘时，瞬间明白，沙棘汁绝非一种温和的、讨好的味道，它带着荒野的热烈和本真，以及不加修饰的脾性。但是据说，这来自荒野的浆果，比熊猫还珍贵。

这么酸的沙棘原浆，令人皱眉的酸涩，被人称为“天然维生素的宝库”，尤其是维生素C的含量，高得令人咋舌。其维生素C的含量，是猕猴桃的3到8倍，柑橘的20到30倍。当然也不仅仅是维生素C，还有其他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维生素，一大群。喝一口沙棘汁，几乎是在喝营养液——极其难喝的营养液。再营养，也只喝了半瓶。另外半瓶在动荡的车厢里，漏出一点在塑料袋里，释放出一言难尽的味道。沙棘原浆的颜色，像是浓缩的油画的颜料。或者是油漆。一比十兑水稀释以后，仍然是很浓的橘黄色。

沙棘树处在与流沙角力的前线，主要起到防沙的作用。但它的特长也很明显，作为景观也很不赖。一簇簇、一枝枝的红，在深秋的枝头燃烧。也正是这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凋敝的时刻，沙棘的生命力，得到最极致的彰显。叶片落尽，反而让那密密匝匝、紧抱成团的浆果的红色，毫无保留地显现出。强烈的红色，猝不及防，撞入眼帘，那不是层林尽染的斑斓，而是苍茫的天地间的倔强。停了车，去看沙棘的果实。那是怎么样的颜色，如果只说是红，那太单调了。它是许多种颜色的集合：鲜艳的黄色，热烈的橘红，深沉的殷红。枝头的沙棘果，像无数粒被精心打磨的珠玉。

何况这果实还能吃。

这名叫沙棘的野果，并不珍贵。

在北

方

干

旱

地

沙

棘

现

在

新

疆

质

农

产

在

中

央

广

广

电

台

拍

摄

制

作

的

《品

牌

强

国

工

程

中

“新

疆

沙

棘

”

也

被

拍

成

公

益

广

告

片

，

上

了

央

视

频

道

。

里面，你就出不去了，明白吗？我也躺在地毯上，靠近它；它发出强烈的呼噜声，贴着我，胡须弄得我脸上痒丝丝的。

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就这样静静地睡到天黑多好。猫的世界可以选择这样躺下去，人的世界却要奔波。论行动自由，一定是人不如猫。

现在，车上了高速，车流稀疏，我心情放松，听着音乐，小黄被关门外的影像又出现在脑海。鲜花盛开，大门紧闭。一瞬间，室内的温软、安逸被大门关上了。

门随时被关上，你以为触手可及的机会、幸福，你以为一直会有的温情、爱，随着关门、落锁，一切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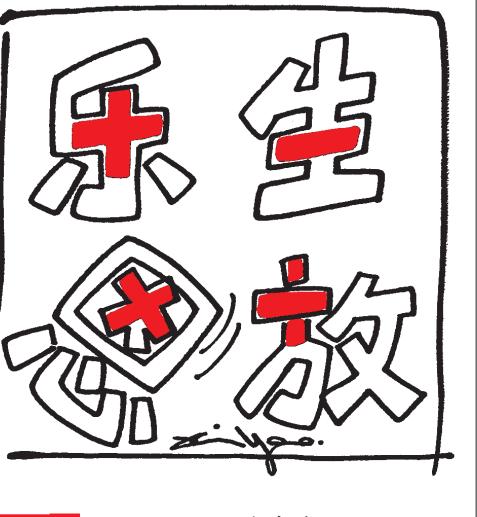
我饱暖轻肥过——那又怎样？你现在不是在冷风里自己舔爪吗？

我被人爱过，呵护过——那又怎样？你只是人的玩物。

我不是玩物，我是宠物——呵呵，宠物养在家里，你听说过户外风雪中奔波的宠物？

人其实也一样。眼看他裘马扬扬，眼看他暖玉温香，只要上门上锁，就是局外人，在荒芜的野地里失其所哉，灰白的头发在风中成了一面残破的旗帜。

温暖，缠绵，以为坚不可摧、牢不可破的东西，命运早就给它写好了结局，只是局中人不知晓——说你呢，别再舔爪了。



## 智慧快餐

字里藏机：快乐用加法，生活用减法，感恩用乘法，放下用除法。

郑辛遥

身离去的背影，像根刺扎在

心上，硌得人夜不能寐。”

到了工地，白天的体力活累得人倒头就睡，可一到深夜，空虚就像潮水般涌来。他爱唱歌，便毛遂自荐去附近的酒吧驻唱。“起初凭着几句模仿得惟妙惟肖的流行歌曲，老板还以为我是科班出身。可酒吧驻唱哪那么容易混，新歌老歌都得会唱，还得有自己的风格。我囊中羞涩，买不起唱片和CD机，又不敢跟父母说在酒吧做这种‘不务正业’的工作。”他苦笑一声，“最后还是没能撑下去，在酒吧‘红了三个月’后，因酒吧裁员，只能黯然离去。”

“其实这种‘刺’，我小时候也尝过。”听着他的故事，我想起了自己的初中往事。“我是物理课代表，成绩不算顶尖。有一次物理考试竟考了不及格，老师让我帮忙阅卷登分，那鲜红的58分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有什么资格当课代表，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。”我说，看着老师转身的背影，那种失望，就像根刺，狠狠扎进心里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我抱着“不破不立”的念头奋发图强，终于独占鳌头。

“荀子说‘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’。”他忽然引用道，“那根刺扎得我们生疼，却也让我们清醒。那是推着我们往前走的力量。”

在上海摸爬滚打的二十年，他摔过不少跤，交过不少“学费”：遇到过卷款跑路的合伙人，碰到过恶意拖欠房租的租户，甚至有过因为资金周转不开，差点关门

大吉的日子。“每次遇到坎儿，我都会想起发小们奔赴大学的背影，想起酒吧老板摇头让我离开的背影。”他说，“那些转身的惆怅，像一根根刺，提醒我不能懈怠，不能敷衍。”

有一次，一对高知“海归”夫妇来咨询两室两厅的租房事宜，他们对房屋的装修格调赞不绝口，却皱着眉头说面积小了点，不太适合有孩子的家庭。“我看着他们脸上的失望，看着他们转身要走的样子，那根熟悉的刺又扎了上来。”L君说，他当即叫住夫妇俩：“二位稍等，我这里有套四室两厅的房子，格调跟这套一致，面积翻了一倍，就是还在扫尾，没正式交付。”夫妇俩半信半疑地跟着他去看房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眼里满是惊喜。“他们后来告诉我，其实他们早就刷到过我打造的房子，一直很喜欢，没想到眼前的房东就是出品人。”L君笑道，“他们当场就以‘老师’相称，心甘情愿地住酒店等了一个月，直到房屋交付才搬进来。”

L君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“这二十年，我越来越明白，生活里的那些不顺意，那些让人惆怅的转身，那些扎人的刺，其实都是让我们站得更高的垫脚石。”发小们奔赴前程的背影，让他学会了奋进；酒吧驻唱的失利，让他学会了变通；租户们失望的转身，让他学会了精益求精。

窗外的竹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曳，月光透过竹叶洒进来，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忽有所悟：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，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刺，到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铠甲；那些曾经的不顺意，后来都成了让我们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的一块砖。

这副楹联用笔圆润洒脱，字形大

小对称适中、疏密得当、劲健道逸，笔触中点画牵丝自然流畅，也显刚健雄浑、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。此副楹联作品还是原装旧裱的状态，其真、精、新的程度，是林则徐书法自拍卖以来，仅见的品相最完美之作。

这副楹联“青山绿树遥相忆，丹桂灵椿并一时”，上联用青山绿树的“遥相忆”，营造出前后呼应的悠远、深沉又富有诗意的情感氛围；下联“丹桂”则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关，折桂象征着科举及第，因此“丹桂”也用来比喻优秀的年轻人，而“灵椿”则可从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找到记载：大椿树寿命极长，后因以“椿”称父，为祝愿长寿之意。五代窦禹钧生子五人，相继登科，后以“丹桂齐芳”喻子辈腾达，以“灵椿丹桂”称颂家族人丁俱显。

林则徐与书法 王 韦

小对称适中、疏密得当、劲健道逸，笔触中点画牵丝自然流畅，也显刚健雄浑、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。此副楹联作品还是原装旧裱的状态，其真、精、新的程度，是林则徐书法自拍卖以来，仅见的品相最完美之作。

这副楹联用笔圆润洒脱，字形大

## 沙棘帖

周华城

布尔津的风真大。

在阿勒泰。从白哈巴村开车去布尔津，快到五彩滩的路上，发现公路两旁有很多沙棘树。

本来并不知那就是沙棘树，只是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鲜艳的红色。那是宝石一样的红，是无数细碎的玛瑙红，是黄昏里一行行一簇簇的，小小的燃烧的，红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——公路边的沙棘树的叶子，已经变成焦枯的灰绿色。深秋的风卷起众多树叶，纷纷扬扬，四处飘飞。我想，大概用不了多久，那些沙棘的树叶就会落光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——公路边的沙棘

树的叶子，已经变成焦枯的灰绿色。深秋的风卷起众多树叶，纷纷扬扬，四处飘飞。我想，大概用不了多久，那些沙棘的树叶就会落光。

布尔津的风真大——公路边的沙棘